

春媚  
著

# 林毛记 我在美国的精神病院

文艺出版社  
LITERATURE AND

# 疯癫笔记

我在美国精神病院  
的实践经历

春媚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癫笔记: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/春媚著

—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7.7

ISBN 978-7-5594-0689-7

I. ①疯… II. ①春… III. ①超意识心理学 IV.

① B8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33512号

书 名 疯癫笔记: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

---

著 者 春 媚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82千字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689-7

定 价 36.0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目 录

序言 受伤的治愈者 / 1

### 十字路口

——戒瘾所的开始 / 7

“我是唯一记得娜娜的人”

——丧失的哀伤 / 32

“不该走的人走了”

——老毛与小毛 / 46

###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

——抑郁之殇 / 57

### 罪与罚

——性侵的禁忌 / 77

### 暴力之毒

——铁骑党少年 / 94

## 跳跃让我飞翔

——自闭儿的语言 / 109

## “圣诞老人是真的”

——自残少女之舞 / 124

## 疯癫与文明

——精神分裂者的启示 / 139

## 无法哭泣的女孩

——领养之痛 / 154

## 遗产

——不可逆转的老 / 170

## 那一年

——死亡的财富 / 185

## 序言 受伤的治愈者

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，留白的屏风。

2015年的夏天，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，却又似曾相识，备感安心。在正常与非常、疯癫与理性、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？一直研究历史变迁的我，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，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，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。

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，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；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，再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。此时距离L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。我

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；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。

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，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。一个外地人、外国人、外族人，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？他们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？我当时并不知晓，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。

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，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，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，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。医院有一百多个床位，分成六个病室：选择——儿童科室，新方向——青少年精神病，信任——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，勇气——青少年性侵，十字路口——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，以及遗产——老年病室。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，有半年到一年的住院治疗时间；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，大约是一个月到四十五天；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；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，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一周左右。

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，是自残、性侵、暴力、吸毒、酗酒、抑郁、躁狂、精神分裂症患者。他们因丧失而孤独，因绝望而欺骗，因思念而自责，因痛苦而恐惧，因渴望而疯癫，与我们并无二异。

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，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，他们的名字、特征，甚至症状都作了调整。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，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。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。

医院本就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，与现实相差甚远。这里有随机的室友、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“家庭”。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，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、几周，甚至几个月的时光。

书中的很多人物，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，难以自拔，无法超越，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的生活。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，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，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身上。重要



的不是记录，而是记忆；又不是记忆，而是回忆；也许所有的书写都是自传。

碎镜中的万千世界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。更多的时候，我震惊于每天的所闻所见：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，不是华尔街、硅谷的美国，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；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，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，是不为人知但更为真实的美国。

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，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，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，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。都好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，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；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，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。至于其中庄周与蝶，何处是我，何处是他，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。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，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，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，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。

《疯癫笔记》是用来纪念我接触过的所有病人的悲

苦。同时，故事也发生在我身处个人危机的旋涡，绝望地疗伤中。

一觉醒来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，而你的世界却彻底改变了。从此知道自己何其渺小，唯有无比珍惜，奋力前行。所谓战胜多是自大的谎言和假象，人类并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悲伤、孤独、焦虑、疾病与死亡，唯有与世和解，与己共存。

也许这是我一次“参与观察”的人类学尝试，一个对L逝去的纪念，不过它更是我发现情感与探求精神的旅程。何谓非常？何谓人性？何谓灵性？与传播真理、唤醒大众相比，心灵的慰藉更富吸引；也许我的使命就是做一个荣格口中“受伤了的治愈者”吧。

带着自己的秘密，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，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，又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。



# 十字路口

——戒瘾所的开始

我拨通了电话，兰克五分钟后便出现在了门口，一座四处平铺开来的灰色单层建筑，和普通的学校并无二致。

“欢迎来到‘伤河’，这是你的门卡，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里的实习咨询师了。”

“伤河？”《魔戒》里那个精灵聚居的地方？还未开始我已恍惚。

我的工作是从名曰“十字路口”的戒瘾科室开始，它专门接收毒品和酒精治疗的成年病人。其中很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犯罪历史，大多和吸毒、贩毒、携毒、盗

窃与酒驾相关。有人被法官勒令戒毒，以免牢狱之灾，运气再差的出院后仍要直奔监牢。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待在这里，诚心悔过只是天真的想象。我在这里见识了众多智勇双全的厉害角色，也耳闻目睹了无数的悲欢离合。

当时的我对酗酒吸毒还知之甚少。教科书上介绍它是一种疾病，和先天遗传有所关联，并不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不过我脑中更多浮现的还是电影和新闻中吸毒、犯罪、艾滋病的种种画面。就在这种对于禁忌和绝症的恐惧和好奇中，我开始了在这个位于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精神病院的工作。

周三下午一点半，我带着笔记本和讲义准时来到多功能室，黑色夹克和长裤尽力武装出专业。房间里有一台电视，新添的三张长沙发，再加上十几张舒适的靠背椅。它们是功能性的家具，不多一丝无用的奢华。

正对着座位的黑板，上面画着成瘾的趋向图，墙上是一张24小时的时刻表。靠墙的窗户是扇双面玻璃窗：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举一动，但从里向外看却只是面

镜子。多功能室的另一扇门正对着护士办公室，这里是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，每天都在传播着世间最离奇的故事。

作为医院里唯一的成年科室，这里的病人行动自由，五花八门。有人想尽办法留下来，有人拼了命地要出去。有人每天自导自演着闹剧，哪怕鲜有观众。有人热衷于阴谋算计，乐此不疲。有人像刀架上任人宰割的牲畜，整日表达着惊弓之鸟般的绝望。有人自比革命后的贵族，以撒泼打诨和制造麻烦来对抗命运的不公。

治疗开始之前我迅速浏览了所有人的资料，今天的队伍里有老金、老毛、凯特、四月、小兰、妮娜、英儿、小杰、伊丽莎白和老饶。

“我是你们的新咨询师，W 大学的研究生，今年在这里实习。”

除此之外，我并没有透露自己的来龙去脉；我的外貌显而易见，加上无法掩饰的口音，他们与我，我与他们，都是同样地陌生。

“接下来，大家轮流介绍一下自己吧，说说你是

谁，有什么梦想？”受着积极心理学的鼓舞，我选择了暖色的开场。

“我的梦想就是有座房子和足够的毒品，每天足不出户，不工作只吸毒。有个老婆也好，但不要宠物，它们需要人照顾，太麻烦了。”

小杰被护士从床上叫起来参加团体治疗，满心的怨气。他从到医院第一天起就拒绝下床，连打饭也总指挥护士，只有烟歇（到户外抽烟的时间）从不缺席，把戒毒所当成了疗养院。可他又是可怜的角色。被法官勒令戒毒前的某天晚上，他闯进了一间加油站，和朋友一起偷走了三箱可乐，被判入狱六个月。

“就因为偷了三箱可乐？”我有一次忍不住私下里问护士。

原来附近的一间民居也恰巧被盗，警察于是将这两宗案件连在一起。真正入室盗窃的罪犯半年后才被抓获，而十九岁刚刚成年的小杰也就白白坐了六个月的监牢。

“床太硬了。”

凯特是个无时无刻不在抱怨的女人。她嫌床太硬、房间太冷，说腹痛腹泻需要药物。照顾了卧床的丈夫五年之后，凯特又当了四年的寡妇。因为无法承受孤独的生活，在寂寞的时候她吞下无数药片，获得暂时的缓解。从小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孤单过，十二个兄弟姐妹，一辈子周围都有声音；一个人，这是头一次。她感到悲伤和愤怒，觉得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。

“我的梦想是和朋友们一起去夏威夷，一边抽烟，一边在宾馆的阳台上看海看人，也许还能碰上个男朋友什么的，”凯特晃动着矮胖的身躯，又加上一句，“不过飞机旅行实在太累了。”

当班护士早就提醒过我这个团体很麻烦，好似各种牛鬼蛇神都聚集到了这里，抒发着阴阳怪气。这些怨气并非因我而发，由我而来；而我的任务则是把它们谱成直指人心的交响曲。

“我是一个吸毒者，也是妈妈。我的梦想就是夺回女儿，让他们都去死吧！”

小兰是个红头发的年轻女孩，从高中起就用过市面



上所有可以列举的药物；大麻、兴奋剂、可卡因、海洛因、吗啡、止疼药、处方药、迷幻剂、吸入剂和各类人工合成毒品，她都试过。最近一次入狱时，她糊里糊涂地在文件上签字，让孩子的生父获得了监护权，现在已经一年多没能见上女儿一面。最愤怒的是自己的妹妹居然在法庭上帮助前男友说话，她对这样的背叛至今无法释怀。

失去孩子后的小兰越发放纵并且开始注射吸毒；和吸食相比，注射让毒品直接进入血液并更快地发挥效用，但有感染艾滋病和引起并发症的巨大危险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小兰抱着夺回女儿的希望，在三心二意地频繁出入各家短期长期的戒毒所。

老金充满同情地看了小兰一眼，“我的梦想就是能和老婆孩子在一起，住在山上的小木屋里，或者海边，最好退休以后就能搬过去。”

在这里，老金显得异常平庸，或者说过于正常。他不说脏话，按时吃药，不起哄，不抱怨，彬彬有礼地和医生说话，帮助病友一起完成作业。在外面的世界里，